

WAI GUO

KEXUEHUAXIANG

XIAOSHUOXUAN

外国科学幻想小说选

真实的幻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283

真实的幻想

金涛编

戴天鸣等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1插页 229,000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统一书号：10106·887 定价：0.94元

目 录

- 序..... 金 涛 (1)
- 繁忙的日本人.....〔日〕加纳一朗著 (4)
戴天鸣译
- 上了锈的机器.....〔日〕加纳一朗著 (9)
戴天鸣译
- 晚霞少年.....〔日〕加纳一朗著 (27)
戴天鸣译
- 时间银行.....〔日〕眉村 卓著 (139)
戴天鸣译
- 《生活之书》.....〔苏〕弗拉基米尔·萨甫钦柯著 (142)
孟庆枢译
- 飞的意志.....〔苏〕奥·卡拉别里尼科夫著 (167)
韩丹星译
- 莫名其妙的受害者.....〔苏〕姆·敦塔乌 著 (181)
格·伊兹玛伊勒
韩丹星译
- 路易·柯弗的最后自白
〔苏〕戈纳吉·马克西姆维奇著 (186)
孟庆枢译

- “七号”的秘密.....〔苏〕B·萨帕林著(198)
何茂正译
- “灰雀村效应”.....〔苏〕聂穆措夫著(212)
韩丹星译
- 真实的幻想.....〔西班牙〕路易斯·安东著(224)
李德恩编译
- 罗比.....〔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241)
赵世章译
- 谁是凶手?.....〔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264)
李德恩译

序

金 涛

这本外国科幻小说选包括了日本、苏联、美国、西班牙等国作家的作品，篇幅长短不一，象日本加纳一朗的《晚霞少年》有八万多字，独立成书也绰绰有余，短的如《繁忙的日本人》只有千把字，精炼得很，但颇耐人寻味，称得上是微型小说。当然，由于写作年代不同，作品又是出自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的手笔，风格和思想倾向的差异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认为，这本集子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是，其中不少作品很好地回答了科幻小说创作中的幻想与现实的相互关系。本书收集的几篇日本科幻小说，这一特点尤其鲜明，科幻主题和现实主题在这些作品中是如此有机地、乳水交融地汇为一体，使人简直难以把它们分离开来。这些作品不仅科幻构思很巧妙，而且时代感很强，它们执着于现实，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在这种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在这里，科幻主题不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或者附加在情节发展的主线之上，而是紧紧地扣住作品的社会主题，并且随着科幻主题的展开，使社会主题进一步深化。

《晚霞少年》这部小说以及加纳一朗的另外两个短篇《繁忙的

日本人》、《上了锈的机器》，都是社会性很强的科幻作品，特别是《繁忙的日本人》，在揭露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造成人们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以至为了不被老板解雇和牟取商业利润而将生死置于不顾的畸形心理，这些描写真正做到了入木三分，令人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不能不感到极度悲哀。象《繁忙的日本人》这类的科幻小说几乎和纯文学的社会讽刺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了。

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如何把幻想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科幻作品的社会主题开掘得更深刻一些，发挥文学作品固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应该是科幻创作亟需探索的课题之一。道理是十分清楚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科学幻想小说里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不受普通小说的限制；甚至人物也可以不是地球人，而是机器人和宇宙怪物，等等。但是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外壳，读者仍然可以看到，这一切都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以说是变形了的。当然，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者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必然在他的作品里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见《读书》1981年第4期）近几年来，我国科幻小说界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出现了一些把幻想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作 品，这是我国科幻小说创作趋向成熟的标志。这本集子收集的有 关这一类型的作品，应该说对于我国科幻小说界是有启示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科学幻想小说是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对于启迪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他们智慧的火花，鼓舞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探求精神，无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为少年儿童们创作适合他们阅读的科幻小说，应该是科幻小说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给孩子们写作，和所有儿童文学作品一样，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又艰巨的任务。写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幻作品不仅内容上应该是健康的，向上的，而且要富有儿童情趣，要写得适合少年儿童的欣赏习惯和心理特点。在这

方面，阿西莫夫的《罗比》和加纳一朗的《晚霞少年》都是写得比较成功的。《罗比》是阿西莫夫的一系列故事《我，机器人》中的一篇，这篇小说不仅赋予机器人罗比人格化，而且把格洛丽亚这个小姑娘的天真活泼的性格以及她对机器人罗比真挚的友情——儿童的友情，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这是一篇在心理刻画上描写得很成功、很细腻、很动人的作品。

最后，还有必要谈到的是，收入这本集子中的作品虽然不足以代表外国科幻小说的现有水平，但是窥豹一斑，从有限的篇幅之内，我们至少可以对外国科幻小说的现状有一个概貌的了解，对外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动向和发展趋势获得初浅的印象。

一九八一年七月

繁忙的日本人

〔日〕加纳一朗著

戴天鸣译

东京的银座(日本东京主要的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千奇百怪，熙熙攘攘，摩肩擦肘。成千上万张不重复的脸形在这个万花筒般的街道中晃动、晃动。一张熟悉的面孔停在我的眼前，我的老天，他竟是时隔十年之久未曾相遇过的老朋友——木村。

“啊呀，是您……”

“好久不见……”

他亲热地朝我笑着，声音纤细微弱，两眼周围罩上了黑黑的圈圈。脸色灰涂涂的。一眼看去就知道他这疲惫不堪的样子是由于劳累过度到了顶点。

“气色不大好呀。”

“太忙，太忙了……”

N 商事——现代日本经济的主导者，对能在享有如此盛誉的经济集团得到一官半职而垂涎者那是大有人在的。而木村正是在 N 商事中任职多年的干将。他海外工作经验丰富。据朋友们之间的风传，他是精选公司职员의 典型式人物。换句话说，人人都称道他是“经济动物”的化身。既然如此，现在见到的木村为什么脸

色如此憔悴颓唐？

“如果限于十五分钟左右，我可以奉陪！”木村对我说。我把他拉到附近的茶馆里，深表同情地说：“工作忙是好的，可是要当心身体呀！你哪里不舒服吧？”

“你是医生。遇见你真太巧了。给我瞧瞧吧。整天忙得连去公司医务室的工夫都没有。血压大概也不正常，觉得胃肠和肝脏也被搞坏了似的。一点食欲也没有，有时头晕眼花。在美国闯了车祸，打那次后，总觉得身子不适。”

他有气无力地叙述着。在纽约为了赶上商务会谈的时间，他疯狂地开车，和别的车相撞了。因为神志还清醒，所以立刻从现场徒步跑到谈判地点，顺利地签订了合同……这事儿活生生地告诉我，日本的经济不正是由木村这样的人物支撑着的吗？

“你不要疏忽了。要是留下后遗症可就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有空闲，去我那里，我给你好好查一查。”

“谢谢，拜托你了。但是星期天和星期六还有和客户的高尔夫球的约会。以后再说吧。”

我和他交换了名片。目送着风尘仆仆的朋友的背影。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光怪陆离的人群中。我为他这一心为公司卖命的劲头而叹息。我想这就是日本职员的典型代表吧！

从银座的邂逅以后又过了十天，木村打电话问：“现在只有一个小时闲空，我可以去你那儿吗？”

他是乘出租汽车赶来的。在诊室里再会的他，脸色比十天以前更难看了，双眼凹陷，枯瘦羸弱。

“身体越来越坏了。”他用蚊子般的细声咕噜着，“气都喘不上来了，懒得动一动。只是因为重任在身，所以强打着精神……”

“你这是疲劳过度呀！好，我来看一下。”

我把听诊器放在他心口上，不由得使我掏起耳朵来。因为听不见心音。我记起我刚打扫光耳朵，于是又听了一下挂在诊室墙

壁上的时钟的滴答声——耳朵没有毛病；我又检查了听诊器，听诊器也没有堵塞。我重新把听诊器放在他胸脯上。不仅心音，就连通过肺门的呼吸声，胃液分泌的咕咕声也一点都没有，我疯狂地挪动着听诊器，诊脉，检查鼻孔，翻开眼睑，看看舌苔，在绝望之后我惊呆了。

我如果没有发疯，诊断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木村死了。



诊断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木村死了。

“怎么样？哪儿不好？”

他这焦急不安的声音把我惊醒了。

“嗯，是呀。但是，是那个……”

“什么！”

“不好，是的。就是那个！”

“说清楚嘛，即使被宣判为癌症也无妨的！不知病情反倒叫我不安呀！”

“……是疲劳过度。仅仅是疲劳过度呀。我给你开些维生素。”

我踉跄站起身，到旁边的药剂室，使劲地掐着大腿根跳起来。

我心里祈祷着，如果是噩梦，赶快醒来吧！然而这不是梦！

我给木村开了大量的维生素。他神态安详地放心走了。我浑身瘫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木村一定是在纽约遭遇的车祸中死去了。而对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对于公司的事务忠心耿耿，以及呕心沥血的忘我献身精神——所有这些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他忘记了自己已经死去了。

据说在加里布海面上的黑人共和国海地，有一种通过毕都教的神秘的魔力而使墓地的死者起死回生加以役使，称做“宗毕”的现象。在现代日本企业一定达到了这种具有把职员们驯养成忘却自己死亡的“宗毕”的魔力的地步。

“你给我拿了维生素，可是不知为什么吃不下去呀！”三天以后，木村给我打来电话说。

“那么，我给你开几天假休息吧。你需要休假呀。长期休假……”然而下面的话我咽了回去。

“哪有渡休假的工夫呀，休息一天，就要落后一天。并且现在公司上下都在同心同德地搞推销产品倍增运动。为了完成规定额，要咬牙干呀！也许是因为每天朝礼（早晨的职工集会，由社长训话）会上被训得耳朵起茧子了吧，一天二十四小时，脑子里一刻也离不开工作的事。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哪能休息！”

我叹了口气。也许他的公司也同样在搞所谓“特训”吧。我想象着全体公司职员聚集在摩天大楼屋顶上挥臂高喊着“这一期销售定额要完成×千×百亿日元”的场面。他们喊“誓死完成！”的誓言将是何等认真、虔诚啊！

我为木村担心。但我毕竟是我。我有自己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医生是自由职业，随便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而实际上我们也是没日没夜的干嘛！象我这样生意还算不错的医生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门诊，出诊，深夜的电话，急诊……二十四

小时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我整天也同样累得晕头转向。

那天晚上我实在太累了，所以自己给自己看起病来。当我自己给自己诊脉时，我惊呆了。脉搏的声音不是没有了吗？我慌忙把听诊器放到心脏上，这才知道，那里已经平静得无一丝声息。我当场瘫软在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连我也忘了自己的死，而紧张地拚命工作哩！我企图使不知不觉停止跳动的心脏复活起来，重新振作精神，站起身，打一针强心剂，自己搞人工呼吸……又想如果给来一下电刺激会怎样呢，于是按上电极，打开电门，只有两只腿，扑通扑通地一跳一蹦，一切都失败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木村和我，或许你身旁的同事，你本人也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死去而还象蜜蜂那样勤勤恳恳地工作吧！

让我们互相保重身体吧。为了忘掉死亡而生存下去，顶少要么利用每周二天的假日玩一玩，要么在家玩玩弹球，喝喝酒。总之日本人太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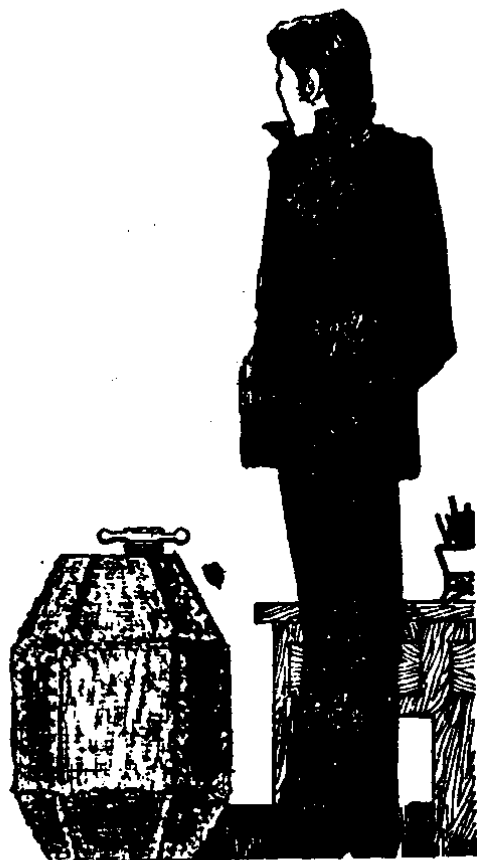
上了锈的机器

〔日〕加纳一朗著

戴天鸣译

我朝空荡荡的室内巡视了一周，值钱的东西几乎全被逼债鬼洗劫一空。剩下的只有我现在坐着的椅子和散了架子的桌子，在桌子旁边放着高一米半左右类似坛子形状金属制的物体。这种全身锈垢、破旧不堪的东西就连逼债鬼也不屑一顾的。或许他们觉得把它砸碎了当废铜烂铁去卖也换不了几个钱吧，所以没有把它搬走。

我的怀里有二万五千元左右的钱。这笔钱无论谁来找我要账，都不能交出去。冷酷无情的逼债鬼们如果知道我有这笔钱，会立刻从我手中抢走的。这是最后的财产了，我要用它渡过年关，并且，因为我决定不久要离开家，去到朋友笹岛



我朝空荡荡的室内巡视了一周……

家吃住，所以无论如何钱必须留在手头上。

总而言之，全怪赛马了。父母留给我的不算多的财产，还有我的家，都因为我热中于赛马压赌而化为乌有了。不光这样，我还背上了意想不到的债务。幸好我是孑然一身生活，所以不曾给别人带来麻烦，然而九泉之下的双亲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不肖之子吧！

我呆愣愣地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一股冷气从我的后心钻上来，使我再也无法坐安稳了，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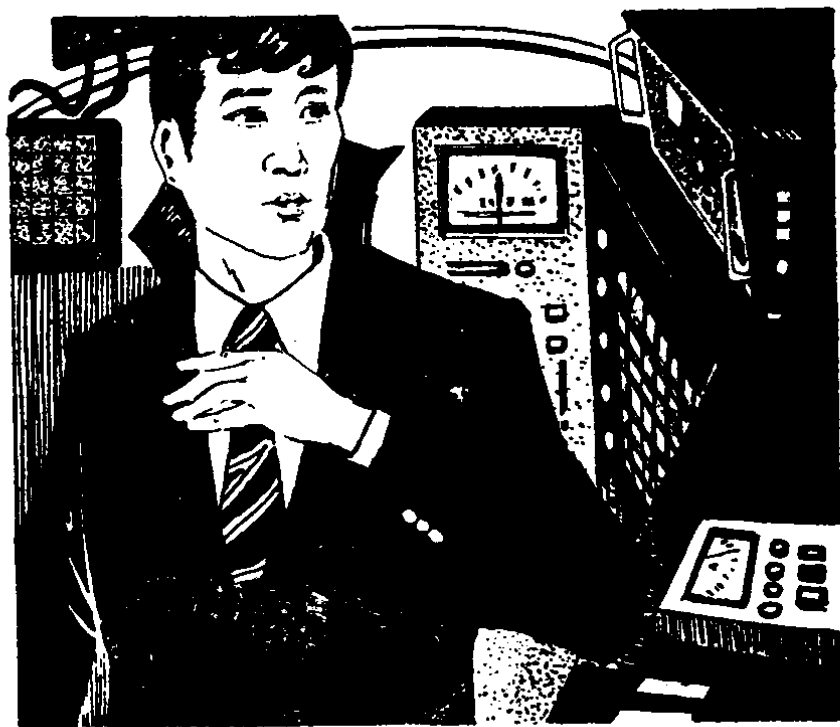
这种奇妙的“坛子”究竟是什么呢？打我出生之前这家伙就一直放在仓房的杓晃里的。我的父亲生前告诉过我，我的祖父是留学英国的自然科学家，而这正是那时从英国带回来的纪念品。但是母亲既不知道它有何种用途，而且就连碰一下也未曾有过的吧！

这家伙能卖几个钱吗？看起来是相当有分量的，即使当废铜烂铁卖，也能换些买香烟钱的吧。我走近坛子，周身打量起它来。在覆盖着一层黑锈的表面，露出一一点象商标一样的牌子，上面写着字，但也分辨不清写的什么。我擦一下上面的锈垢，于是大约看清了上面的字。起初是看清了一八九五年这个数字，大概是年号吧。如果是年号，是和祖父渡英的时期相符合的。接着是哈巴特·G……威尔斯。这是设计家的姓名吧。字就只有这些。这种坛子一样的东西也具有值得写上姓名的意义吗？难道内部构造有了解一下的必要吗？逼债鬼从仓库里抬出来时是用三个人抬的，足见其重量了，因为它没有进出口之类的装置，所以他们也无奈何，只好把它丢下回去了……。

好奇心征服了我。如果这里面藏着黄金什么的……，罗曼蒂克的空想，把我拴在了坛子上。我忘记了寒冷，这里敲敲，那里弹弹，一忽儿放倒了观察，一忽儿又登上去仔细地看。内部确实是空的。每一动它都可以听见纤细的声音。并且，那声音似乎逐渐高起来。当我失望地坐到椅子上时，那清晰的齿轮相啮合的声音

也仍在继续响着。

“啊！”我不禁喊出声来。因为在坛子的侧面先前什么也没有的部分开始启开了！我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时，开着的部分变大起来，足可以钻进一个人。那正是在商标牌的正上方，大概是因为年深日久，机械装置上锈了，当我在翻来倒去之中，外界的冲击力促使机械开始运转了。我从方方正正地开着的门（是门吧）中伸进头去，里面黑洞洞的，待眼睛适应了，才看清了内部情况：那里有一把小椅子，椅子前面是一架操纵台，各种仪表、指示灯、旋钮、手柄，在台面上布置得琳琅满目。来到操纵台后面，看其构造，知道这是一架机器。但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我猜想不到。



我怅惘地坐在坛子里……

我怅惘地坐在坛子里面的小椅子上，眼前有一个如同收音机的调节指示盘似的指示器。其中的旋钮，与中央的表示着“*The Present Time*”（现在）的红线正好对齐。以此为基点，在刻度上相对地排列着1—8的数字。我企图旋转它。然而，内部由于锈蚀的原因，在标着F字的右半部上，刻线动了五下，而在左侧的P

方向上，全然不动。我捺了一下旁边的按钮。什么也没有发生。大概这架机器也就算是个古玩吧，祖父为什么千里迢迢地从英国把这种机器带回日本来呢？我不理解。是因为坛子的形状讨人喜欢吗？不，那样子并没有什么造型艺术价值可谈。也许是因为在英国遇到了许多人，其中不知是谁送给他的。赠送的主人也许就是H·G·威尔斯吧。

我又捺了别的按钮。啊？那门竟然关闭起来，我开始惊慌失措，胡乱摸索着操纵盘，一个挨一个地按着按钮。门并没有启开。最后我拉了一下在脚底下的手柄，刹时一种强烈目眩感向我袭来，我已被桃色的雾包围了。一种象在电梯下降时那样的感觉使得我紧紧地抓住椅子不放。

这个机器失灵了吗，真见鬼！

我苏醒过来，是因为眼皮上感到有了明亮的光。我微微睁开眼睛，金灿灿的阳光从门缝中泄进来。我坐起身一看，我被这意外的大好景物惊呆了。确实，因为机器失灵，或别的什么原因，我受到了冲击，神志不清了的。然而身体的任何地方也没有那种迹象。可是，奇怪得很，我原来不是在房子里的吗？我通过门缝可以看见的外界竟是青翠碧绿的密林中的景象。柔和的光线透过树木的间隙象一束束斑斓的碎银子洒在绒毯一样的地面上。这真是个世外桃源。

我站起来，走到门外去，惶惑地向四周扫了一圈，这景色我曾有过印象。在这密密的树林对面，有教堂塔尖上的十字架，可以看见邻家的凉台。这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近邻的景象。毫无疑问，我是在我自己家的庭院里了。但是房屋没有了。在脚下有的大概是我家原来房屋的地基吧。

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开了坛子，从曾经是门的地方来到街上。

不知为什么，总感到街面上和以往有些不同了。倘若确切说出哪些不同也很难，一眼能认得出的也有，比如邻家的墙是筑件

墙。而我的记忆中，这个墙是破旧的板墙。那前面的医院的招牌先前是大煞风景的白底黑字招牌，而现在那里却代之以霓虹灯了。不，还有比这更显眼的是大街路面都铺上柏油了！这里原来是沙石路。离奇、模糊的幻感压抑着我的心。

在教堂门前竖立着一块木牌，写在那上面的是新年弥撒的通知。当我读到那通知年月日时间时，不禁惊叫起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举行大弥撒。这对于被逼债鬼逼得走头无路的我来说，是五年以后的年号，为什么会转眼间到了五年以后呢？当初，我钻进那只坛子，摆弄着只能前进五下的字盘时，门关闭了。接着好象坐着一架失灵的机器……当神志清醒时，已经是五年以后了。这就是这奇怪的功能所致。

我来到商店街，发现一家非常讲究的茶馆，（这家茶馆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要了咖啡，大口地吸着纸烟。总之，我要考虑现在的我的位置。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读书，但出版的这类小说，我是读过几本的。主人公乘上叫做泰姆马神（时间机器）的家伙，可以超越时间的流逝，随意地出没于未来和过去。只要我不是在做梦，那只坛子肯定是泰姆马神了。然而，因为它长时间抛在一旁无人理会，所以锈了，功能减退了，它只具有未来五年间的行动半径的性能。我摆弄来摆弄去，机器发动起来了，我跳跃了五年的岁月，被抛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了。

能逃出逼债是令人高兴的，然而如果是泰姆马神，我希望去得更遥远一些。仅仅五年时间，债主还会活着，他仍会记着我的面孔的。不过我的家只剩下地基的基石了。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在这五年间，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有必要填补自己心中的空白。记得五年前人们纷纷议论着什么东西方的危机呀，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呀，可是从大街上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迹象。不管怎么说，我必须把握现实。于是我向送来咖啡的漂亮的女招待要来报纸。报纸与五